● 静待花开 ○ 丹壤

万航渡路一口井

万航渡路是我人生的起点，上海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留下了无数我成长的足印。我走过日本大阪留学打工的路，走过回国创业摄影采访的路，走过地震灾区救死扶伤的路，也走过人生没路可走而柳暗花明的路。

在大上海纵横交错的地图版块上，有一条不算太起眼但有一定“资历”的马路，它就是让我走出人生第一步的万航渡路。回头看这辈子一路风尘一路汗水走过的漫漫长路，我心里最难忘的还是这条当初来时的童年小路。

万航渡路在历史上叫“极司菲尔路”，1943年后改名“梵皇渡路”，它以苏州河上的一个渡口命名。一直到1964年，以谐音改名为“万航渡路”。它东邻静安寺百乐门，西接曹家渡华东政法大学（原圣约翰大学），是上海滩上一条东西走向、全长4830米的百年老街。

印象中这条街有一种错综迷离似有似无的感觉，一些沿街的商铺背后，会让你不经意间发现隐藏在某个角落里的老别墅、老洋房、老弄堂、老式公寓，还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式里弄。在童年的记忆里，那些熟悉的门窗里头，时不时地会露出几个小脑袋和稚嫩的应答声。那些弄堂、天井、楼道是儿时玩耍的天地，弹硌路上木拖板的踢踏声是童年最好听的回声。

“三义坊”“长乐坊”“中行别墅”“华村”，还有我被全托的幼儿园，那个大草坪大洋房。这些有着明显上海地域特点的建筑群里，曾经居住过不同年代的名人，如：胡适、张元济、盛宣怀等。也有各个阶层不同职业的人士，如教师、医生、银行职员，还有开洗染坊、小百货、烟纸店的小业主和散落在各处的普通劳动者。

万航渡路，让成长中的我慢慢记住了这条路上的许多人和发生的许多事。我渐渐弄明白了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里一直让我魂牵梦绕的孙悟空并不是“住在”美影厂灰色大铁门里的。也总是记得小时候，一旦哭闹被大人们一句“扔进对面水牢里”而吓住。与我家隔着一条马路对面的，是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记上一笔的“76号魔窟”，那是抗战时曾经关押过无数革命志士的汪精卫特务机关。新中国成立后它回到人民的手里，原址曾先后被用作万航渡路小学、建东中学和静安区职业学校。

当然，这条路上最让我刻骨铭心的，是那里有我们家族的老宅，万航渡路446号。曾经的极司菲尔路75号，和“76号魔窟”是对门邻居，上海解放前夕，这里曾经是地下党的交通站。这里还有一段我童年时代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。小时候，家里无人照看，我从托儿所到幼儿园，常年被全托着直到上小学，万航渡路上的“和平新村”10号便是当年我待过的托儿所。因为我一直是园内最大的孩子，又常常是阿姨老师们的小帮手，所以我比一般孩子要多一些自由，当年正是这份自由差一点送了我的小命。

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，老师们正忙着给起床后的小朋友分点心，我带着一个小男孩偷偷溜出了后门，只为了要把隔壁窗台上的一盆花看个究竟。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，我爬到了窗下的一口井上面，站在那井盖上，我高兴得又叫又跳，没想到，险情就此发生。那木头井盖经不住我的折腾，扑通一声，连人带盖掉了下去。黑洞洞的井下世界里只看到头顶上明晃晃的水波，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我脑子里已经是一片空白，手脚不停地顺着水波晃动着。没过几分钟，那明晃晃的光环里突然伸下了一根黑乎乎的竹竿，只听到头顶上一片惊慌的叫喊声：“快抓牢啊！快抓牢啊！”一种求生的本能让我紧紧抱住了那根救命的竹竿，一个小生命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给捞了上来，被阿姨们抱上来的我呆呆地看着周围哭着笑着乱成一团的人们。后来是否被送去医院了？这一肚子的水又是怎么出来的？我已经不记得了。

惊吓过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，我常常会梦见那惊心动魄的一幕，尤其是头顶上那明晃晃的水波和水波里那根伸下来的竹竿。我一直不敢想象，如果那天我是一个人在井上玩，如果那个小男孩没有去报信，如果那根救命的竹竿不够长，不管心里有过多少个如果，这一幕让我彻底明白，生与死的一步之遥是那样的偶然。它让我经常反思，这不寻常的“洗礼”是上苍给了我再生的希望，是否应该倍加珍惜？

好多年后，我带着男友重回故地去看了那口井，井口上早已盖上了厚厚的一块水泥板，那次我被救起之后，这口井就没再被使用过。假如说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能够应验的话，我的人生是否真的会拥有一种“福分”？几十年后的一天，我偶然路过和平新村，特意寻访故地，那口差点要了我的命的井已经不见了，那门、那窗的比例也明显“缩小”了。

万航渡路是我人生的起点，上海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留下了无数我成长的足印。无数次的同学结伴而行，那是上学的路上；无数次的穿越清晨和黄昏，那是上班的路上。我走过日本大阪留学打工的路，走过回国创业摄影采访的路，走过地震灾区救死扶伤的路，也走过人生没路可走而柳暗花明的路。

万航渡路，我童年的路，一条刻骨铭心的路。

（丹壤，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会员，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，上海女摄影家协会副会长，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首席摄影师）

本栏目由静安区作家协会特约刊登

文墨有真趣 山川多古情（书法） 董孝曾

● 新诗撷萃 ○ 崔丽娟

夏至

时序的指针转向了盛夏
少女的裙摆
在街上，婀娜舞蹈
一声声蝉鸣，随风飘散
一朵朵荷花，为青蛙撑伞
阳光与万物热情分享
季节的慷慨

打开心窗，接纳欢乐和悲伤
任往事，云卷云舒
让思绪，沉入大海
蓝色的画布裹藏起
长夜的寂寞。点点星光
听得见，浪涌、涛回
看得见，花落、花开

风雨同舟 陈永春

渔舟逐云 （油画棒作品） 朱蕊

● 旅人走笔 ○ 曹正文

锦溪展馆

在苏州古镇中，锦溪名头虽排在中列，但她却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江南古镇，享有“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”的美誉。

锦溪水乡，并非浪得虚名，它东临淀山湖，西依澄湖，南靠五保湖，北有矾清湖、白莲湖。古镇有大小湖泊16个，河道238条，湖荡密布，河巷纵横，民居依水而筑，36座小桥衔接街巷，沿河有一排青瓦白墙，不远处便有一个水埠码头。文学家沈从文于1976年因唐山大地震移居于锦溪，他最醉心的便是观看窗下的流水，他说：“家乡的沅水，好比是赤膊拉纤的男子汉；而锦溪水，仿佛是睡梦的少女。”

锦溪曾名陈墓，南宋隆兴元年，南宋太子赵玮率兵抗金，途中他的宠妃陈氏病殁，因陈妃生前特别喜欢锦溪这块风水宝地，赵玮便在锦溪立水冢葬了她。后赵玮当上宋孝宗，他命人在陈妃墓旁，建了通神御院、莲池禅院、里和桥。明朝又建了天水桥与文昌阁，清朝则建普庆桥，这些古建筑各有可观之处。

但锦溪最出名的是建了多处博物馆，而各种民间展馆之多，可位列江南古镇之首。

在众多民间收藏展馆中，“中国古砖瓦博物馆”最负盛名，它的建成还与明代智者刘伯温有关。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后，精通天文地理八卦的军师刘伯温便去江南各地巡视民风，路过锦溪，为之震撼。锦溪河宛如一条巨龙，其支流似四条龙爪在古镇四面伸出，镇南的菱河塘恰似龙嘴，而莲池禅院就如含在龙嘴里的一颗夜明珠。

刘伯温细细观望后大吃一惊。他想朱元璋生性多疑，如果锦溪冒出一条真龙，岂非大明江山不保？于是刘伯温命人在锦溪河的四条支流上，建了八座对称的石牌楼，欲将龙爪锁住，又在龙嘴上造了一座庙宇，即锁住龙嘴中的那颗夜明珠。刘伯温还不放心，便令当地官吏在锦溪古镇造了上百个制坯烧窑的作坊，意思是锦溪的千军万马变成千砖万瓦。于是乎，锦溪便成了中国的砖瓦之乡，后来便演变出了“中国古砖瓦博物馆”。这个馆内珍藏了从秦砖汉瓦、六朝板瓦、西晋纪年砖、宋代凿榫井砖至明清民国时期的青砖，一应俱全，具有相当的文化内涵，锦溪至今尚存各式古窑15座。

陶瓷馆、钱币馆、紫砂馆、古董馆、篆刻馆、书画艺术馆、锦溪杰出人物馆内的藏品，也大有来头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如紫砂馆内有明代紫砂巨匠时大彬的提梁壶、蜚声海外的“曼生十八壶”与顾景舟制作的紫砂壶。古玩馆则收藏了自春秋战国至今的历代水盂精品达800件，北宋越窑的三足蟾蜍水盂与清代葛明祥、葛源祥兄弟制作的“宝石釉”“虎貔貅”水盂，更是精致雅观，弥足珍贵。另有近代著名画家、围棋国手陆曙轮先生的故居“柿园”，也值得游人浏览雅玩。

锦溪展馆之美，缘于群山环抱的古镇，虽屡经沧桑，几遭破坏，但仍遗存着明清至民国初的典型江南民宅建筑的精华。四合院、水墙门、吊脚楼、落水廊棚与各式廊坊，令人有穿越之感，让观者心中的诗意荡漾于思绪，回味历史，顿生沧桑之感。

● 风味人间 ○ 景青

学做饼干

饼干是“大众情人”，携带又方便，因而成了人见人爱的零食。我也不例外，打小就喜欢。松脆又甜香的各式饼干已成为我永久的味蕾记忆。

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每当路过上海益民食品厂时，空气里总是飘荡着饼干的香甜味儿，惹得我口水泛滥。小时候最迷恋的是由康泰食品厂生产的饼干。记得装在一个防潮的铁盒里，四周都印着各式饼干的彩色花纹，还有“康泰食品厂”等字样。有一个能照得见人影的古铜色盖子，严丝合缝地盖在饼干桶上，以确保饼干永远保持松脆的特性。由于饼干味道好，造型除了圆、方等大众形状，还有猫、狗、鸡、兔等动物形象，因而成为那时孩子们的首选零食。

过去的两个月，人们被疫情锁住了脚步。因时间富余，且打小就有饼干情结，就试着学做饼干。其实饼干的用料很简单，只需要准备低筋面粉、糖粉、鸡蛋黄、黄油等食材便可开工。

在女儿的指点下，先将冷藏的黄油室温软化，再加入糖粉进行“打发”，待黄油发白体积至两倍大即可。接下来放入蛋黄搅拌均匀。再筛入低筋面粉，加入牛奶搅拌均匀，装入裱花袋，挤入烤盘后，再用镌刻着花纹的多格“铁印”在上面轻轻地压一下，然后放进烤箱里高温炙烤约25分钟，便可出炉。这时一股饼干香味就溢满了整个厨房。冷却后再倒入碟子，取一块尝尝，绝对是小时候吃过的味道。

实践出真知，原来那令人百吃不厌的饼干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。如今，随着饼干制作工艺越来越先进，人们的口味越来越多元，饼干的种类也越来越多。有海苔低糖饼干、三牛椒盐饼干、大黄油饼干、巧克力饼干、咸味香葱饼干、压缩饼干、焦糖饼干、碱水饼干等，但小时候那种甜甜香香的味道却永远不会忘怀。

● 生活圆桌 ○ 李牧

大饼油条里的烟火气

生长在上海，小时候的早餐几乎都是一套大饼油条，因为那时粮食紧张，家里兄妹多，粮票不够用，但唯独早上的大饼油条不需粮票，价格稍微贵几分钱，还需要排长长的队。

每天一早，洗漱完毕，我们兄妹几个就背着书包去排队，半小时以后就可以吃上。在店里坐下，服务员会拿一个大盘子，放着几副大饼和油条，兄妹们坐在一起，一口烧饼，一口油条，就着甜豆浆有滋有味地吃起来，等吃好以后，正赶上上学的时间，哥哥护着我过完马路，就进课堂了。

油炸的小吃总能给人愉快的享受。从油条引申开来，还有麻花、巧果、麻球、油馓子、粢饭糕、油墩子，都是值得期待的街头美味。

油条，外皮松脆，内部蓬松柔软又有韧劲。我曾听到妈妈说，在物资不充裕的年代，早晨能吃上一根油条就算是改善伙食了。那时我大概四五岁，单吃油条，那可是败家之举。妈妈说，以前外婆偶尔会去买上三四根，用筷子一串。拿回家切成段，码放在盘子中，蘸酱油吃，再配上点什锦菜，全家就能吃完早饭了。

后来我懂事了，看见比较富裕的大家庭里，只有祖父母才有资格常以红豆莲子羹或纸杯蛋糕之类作早点，像我们这些“红领巾”，便只有大饼油条来果腹。说来奇怪，我对于大饼油条从无反感，天天吃也不厌。

因疫情缘故，在家数月，最近出门吃到了久违的大饼和油条，虽然没有豆浆，但还是吃得有滋有味。固然价格贵了点，不过做工更精细了。

大饼分甜味和咸味两种，椭圆形的，一面铺满了黑白芝麻，另一面则烘烤得脆而不焦，恰到好处。甜口的里面流淌着甜浆，咸口的里面则是油酥，外脆里酥，一口咬下，酥脆得掉渣。

记得小时候的大饼就做得比较粗犷，螺旋形的大饼上面，只有三三两两的芝麻，几根葱叶，盐粒很粗，没有化开，吃到嘴里的大饼，有时齁咸，有时无味。然而就是这般，裹上油条，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，如果没有豆浆佐餐，也觉得意犹未尽。

那时看着师傅烘烤大饼的方式真可谓惊心动魄。师傅将加工好的材料摊在手心，抹上凉水，快速将手伸进炉子里，往炉壁上一贴就行了。虽然看着他动作很轻松，但是炉子内灼热，手指碰一下炉壁就会掉一层皮。整个过程犹如火中取栗，险象环生。

咸浆也是大饼油条的绝配。一碗咸浆，里面放榨菜、紫菜、虾皮、脆油条、辣油、盐、味精等。一碗上桌，白色的豆浆里面飘着红色的辣油，绿色的葱花，粉色的虾皮，褐色的油条，豆浆遇见盐成了豆花，一勺舀上来，就像色彩斑斓的琼浆玉液，趁热送入口中，顿时觉得人生此刻心满意足！

如今物资丰富了，有火腿、鸡蛋、牛油面包以及咖啡、水果搭配的早餐，但我心里怀念的仍是大饼油条。

同学中年旅居海外，但对于家乡的烟火气念念不忘。每次回家，临走都要带走许多大饼油条存在冰柜里，放在烤箱或电锅里一烤，便觉得美不可言，如同身在家乡。细究起来，大饼油条只是脂肪、淀粉、盐和糖，从营养学来看，不能构成一份平衡的营养食品。但是多年习惯，对此不能忘情，大家觉得这就是家乡滋味。

烟火气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日常，因为这些日常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总能寻回对生活的热忱。烟火气里藏着生命的温暖，藏着人生的诸多幸福。人们对大饼油条的情怀，不单是那熟悉的味道，也是对人和事的牵挂，以及对生活的憧憬吧。

● 往事如歌 ○ 周云海

父亲的乡音

父亲少年失却怙恃。

自从被慈姐带到上海谋生后，宁波奉化庙后周老家那边，已是至亲飘零，除了去看望过嫁在宁波鄞县的大姐外，父亲几乎没回过老家。但这不影响他对故乡的挂念，父亲心里梦里永远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离开了故乡的父亲，历经上海几十载风雨春秋，他说话已是一口绵软的上海话，只是话语底蕴里依旧有“石骨铁硬”的宁波乡音支撑。

阔别了老家的父亲，骨子里还是一个“老宁波”。

年幼时，我有过一次随父母去宁波奉化乡下的依稀记忆。现在，我的父亲再也不能去他故乡了。老人家根生于奉化，魂已安息于上海。父亲平素说的乡音却仍在我耳边萦绕。

吃到或说起芋艿，父亲时而会念叨起一句话：“走过三关六码头，吃过奉化芋艿头。”哪里的芋艿头都不如家乡的好吃，这是父亲的心头好。

一些寻常吃食在父亲嘴里也有不一样的叫法。糕点“油枣”，谓之“祭灶果”；油汆花生米，说是“油汆果肉”……在食物匮乏的年月，一个“肉”字，让油光亮泽的“油汆果肉”倍添香美。

糕点“油枣”也好吃。但把“油枣”叫成“祭灶果”，我以前一直不得其解。这是父亲口语，只听其声，不知其词。后查阅才明白，“祭灶果”原来是乡间祭灶王爷时摆放的一种供品。怪不得以前清贫年间，年幼的我一般在年节时才会吃到油甜香脆的“祭灶果”。花生米称之为果肉，所以仿若带壳花生一样长条大小的油枣也叫“祭灶果”。父亲家乡的这些食物叫法真的好形象啊。

宁波滨海下饭（菜肴）海产品多，不仅有大家知晓和喜欢的咸菜大汤黄鱼、炝蟹、蟹糊、黄泥螺，还有鳗鲞、乌狼鲞烧肉……什么是乌狼鲞？就是河豚鱼干，宁波人叫河豚为乌狼鱼。父亲心里还惦记着一种体形小小的、蹦跳不已的海产品——海滩滩涂上的弹涂鱼，宁波人称之为“弹胡”，也叫“跳干”。说到弹涂鱼的美味，父亲口里就会弹出一句家乡老话：“下江弹胡别别跳”。

宁波人好咸味。入味的下饭（菜肴），父亲谓之煞饭的“压饭榔头”。咸咸的菜肴像一把榔头捶饭，饭怎能吃得不爽快？

父亲离我们远去了，但他老人家生前说的一些家乡老话还一直回荡在我心里。“猢狲得玉石，忙煞勒。”——形容一个人得到一样物件时，爱不释手的欢喜情状。“冬冷不算冷，春冷冻死昂（牛）。”——说的是春寒料峭时，特别需要防寒保暖。“笨贼偷捣臼。”——是讽喻做事不思考，做不该做、不值得做的事。

父亲话语中的乡音乡语，拼成了父亲留给我的乡愁。

地址：静安区胶州路58号 邮编：200040 公共邮箱：jinganbao2016@126.com 电话：62710510 静安区融媒体中心编印 面向静安区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居民发行 印数58000份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